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·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·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

百年

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

小说卷②

主编 张美妮 金燕玉

新世纪出版社

百年中国
儿童文学精品文丛

小说卷

.2.

张美妮　金燕玉　主编

新世纪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.小说卷(1～3)/张美妮,金燕玉主编.—广州:新世纪出版社,2001.3
ISBN 7-5405-2199-6

Ⅰ.百… Ⅱ.①张…②金… Ⅲ.①儿童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儿童文学—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Ⅳ.I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082 号

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精品文丛
小说卷(1～3)
张美妮 金燕玉 主编

出版发行:新世纪出版社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码:510102)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广州市穗彩彩印厂
(广州市石溪富全街 18 号 邮码:510288)
规 格: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 33.25 字数 770 千
版 次: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
书 号:ISBN 7-5405-2199-6/I·280
总 定 价:45.00 元(1～3 卷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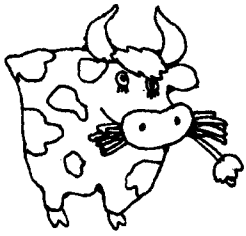
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录

小兵张嘎　徐光耀 / 1
大肚子蝈蝈　浩　然 / 86
画春记　王路遥 / 97
老玉米　胡　奇 / 109
谁是未来的中队长　王安忆 / 115
三个铜板豆腐　任大星 / 125
白脖儿　罗辰生 / 136
野孩子阿亭　岑　桑 / 149
小船，小船　黄蓓佳 / 161
“掇夜人”的孩子　任大霖 / 172
雀儿妈妈和它的孩子　邱　勋 / 185
七叉犄角的公鹿　乌热尔图 / 195
新星女队一号　庄之明 / 211
冰河上的激战　蔺　瑾 / 226
第七条猎狗　沈石溪 / 255
弓　曹文轩 / 269
阿诚的龟　刘厚明 / 282
五虎将和他们的教练　关夕芝 / 302
别了，语文课　(香港)何　紫 / 316
洁白的茉莉花　白　冰 / 322
孤独的时候　刘健屏 / 332
独船　常新港 / 345

小兵张嘎

徐光耀



一

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边上，有个小水庄子。这庄子有个古怪的名字，叫做鬼不灵。在抗日战争年间，就在这个庄子上，一个有趣的故事开头了。

单说这鬼不灵西北角上，有一户小小人家，一带短墙围起个小院，坐北朝南两间草房。栅栏门朝西开，左右栽着四棵杨柳树。从门往西五十步光景，便是白洋淀的一个浅湾，一片葱茏茂密的芦苇，直从那碧琉璃似的淀水里蔓延到岸上来。风儿一吹，芦苇起伏摇荡，发出一阵沙沙的喧笑声。啊，若不是苇塘尽头矗立着一个鬼子的岗楼，若不是从那儿凛凛然逼来一股肃杀之气，单看小院这一角，可不是一幅美妙秀丽的田园画儿吗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可惜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1943年。日本鬼子对冀中人民发动的“五一”大扫荡，过去也就是一年光景，人们已从“无村不戴孝，户户闻哭声”的年月，转入“出门必过路，夜观岗楼灯”的阶段了。各村庄已大体编就保甲，向据点一天一度地派着“联络员”。共产党的武装和党政工作人员，都已转入隐蔽斗争，只在日落天黑时，才三五不等地搞些艰难而秘密的工作。敌寇则依靠他三里一堡、五里一碉的据点林，配上封锁沟和汽车路织成的网，仍在进行着频繁的“清剿”，气焰十分嚣张。

且说那个小院的房间里，这时正靠窗坐着一位老奶奶。她头发花白，脊背佝偻，披着一件掩襟的褂子，盘腿卧脚地在抽针引线，缝补着一只张了鲇鱼嘴的夹鞋。她蹙着一双老眼，眉头上攒起两个疙瘩，豆粒大的汗珠儿，就在那皱纹重叠的额上排起队来。天是闷热的，可是，她一点儿都不觉得，像是一颗心化在那只鞋上了。

“呱唧、呱唧、呱唧……”由远而近传来一路子急跑声。老奶奶吃了一惊，一针扎在手上。只见单布门帘往里一鼓，从底下冒出个孩子的头来：“奶奶，奶奶！一条长虫转砖堆，转了砖堆钻砖堆。——你说说，你说得上来吗？”

真叫人哭笑不得。老奶奶一面瞪着他，一面揉着胸口，好半晌，才喘口气说：“小祖宗，你把奶奶给吓煞了；越说不叫你跑，怎么更跑欢了？”一句话提醒了那个小家伙，身子往下一蹲，脑袋歪在炕沿上，恍若犯了大错似的，咪嘻咪嘻地笑了起来。在那月牙儿似的一对小眼里，两道挺逗人的光芒闪跳着。

这就是老奶奶心上的红灯，眼里的明珠，她的全部希望和宝贝，她的孙子——张嘎子。眼下，他的年纪才只十三岁。

老奶奶没有儿，儿子在事变那年给鬼子打死了；张嘎子没有妈，妈在他五岁那年病死了。老奶奶只有这个孙子，孙子也只有这个老奶奶。老奶奶已是近七十的年纪，就靠半坑苇子一双手，

织些席，纺点线，把自己的残年当做一把土，一心只要培育这棵小苗苗长大。喜却喜这孩子不但吃得苦，耐得寒，而且伶俐懂事，性情活泼，生得来一副宽亮心肠，成日价除了帮着老奶奶刷锅洗碗，拾柴禾，破眉子[①]，还蹦蹦跳跳，嘻嘻哈哈，伺候老奶奶开心逗乐。老奶奶纵有千种愁肠，万般苦闷，也给他闹散了，赶光了，直把个孤苦冷清的门户儿，翻做个火炉般温暖的小家庭。

当然，这大半说的是以前的情形。自从"五一"扫荡那股子腥风血雨一来，家家户户屋翻宅乱，狗跳鸡飞，血跟着刀，刀又随着火，老奶奶带着小嘎子，东奔西逃，团团打转，直冒了三个死儿，才险险乎脱过这场大难。吓得老奶奶死去活来，终究得下一个气喘心跳的病根儿。

然而就在这场大风暴中，老奶奶却和八路军结下了生死之缘。一来是她老人家心肠火热，赤胆忠心；二来这两间小草房正处在村沿上，地方背，不惹眼，进出方便。于是就常有工作干部和伤病员，来家里隐蔽。他们昼伏夜动，黑去黑来；来时吃喝住宿，去时一阵清风。虽有时连模样儿还未看清，一闪便又走了，可她单凭那颗受过万千折磨的心就能知道，这都是些世界上最好的人。他们为国为民流血牺牲，哪怕刀戳在胸口上，眉头儿也不曾皱过一皱。他们在敌人面前像一个铁人儿，可对她这个穷老婆子，却亲妈一样待承，生母一样伺候。有哪个风烛残年的孤苦老人，曾享有过骤然增添这么多孩子的欢乐啊！

张嘎子的乐趣，可比他奶奶的还要来得大。那日日夜夜从来过往的工作人员，个个是他的朋友，而又个个是英雄。谁能有这么多的英雄朋友，又能知道那么多的秘密呢？东庄上的岗楼给火烧了，谁知道是怎么烧的？西淀里的据点给摸进去了，谁知道是哪一部分？城里的汉奸半夜里丢了脑袋，谁干的？鬼子的小火

① 苇子破成细片长条，用来织席子的。

轮儿在淀里沉了底，怎么打的？还有，娶媳妇的花轿忽然打了鬼子的伏击啦，算卦的先生砸了鬼子的汽船啦，用箪帚疙瘩就下了"白脖儿"[①]的枪啦……这一切谁能知道？可是，张嘎子知道！他整宿整夜地听着这些故事，那颗小小的心灵，曾有多少次飞进那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去啊！就这样，一批人来了，又一批人去了，张嘎子既有永远交不完的朋友，又有永远听不完的故事，这些故事又是那么的神奇惊险，趣味横生。他夜间把这些故事听完，白天就悄悄去转述给当村的小伙伴们。小伙伴们在他面前乐得跳脚，他的快乐也因此更加了十倍。以至使得他一天没有八路叔叔在家，便会失魂落魄，没法子排遣那空漠的日月了。

可是，有一桩事使张嘎子渐渐有些不大耐烦起来，这就是天天去村边上"放哨"。老奶奶当初派他这差事的时候，他可是欢蹦乱跳地挺欢迎，这是带有多么神秘意味的事情呀！试想，呱哒呱哒，一队鬼子直奔村子来了，他轻轻妙妙地往回一溜，一声"快着！"满屋子的八路叔叔转眼之间就踪迹全无。鬼子们搜了半天，还是个"大大的没有！"这真是多么值得自豪的事儿！——可是，长年累月放下去，满眼一总是那几个岗楼，一总是那两条汽车路，渐渐就看腻了。加以敌人虽来过几回，都因村里办公的支应得巧妙，始终不曾出过大岔大错，张嘎子就更加简慢了许多，常常大白天便钻到八路叔叔的住处去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本来老奶奶最怕无故担惊受怕，平时进进出出，除非真有敌情，是不许小嘎子慌慌张张乱跑的。今天，他因为刚学得一段绕口令，高兴得忘了老规矩，"呱唧、呱唧"地跑来了。

现在，老奶奶已经定住心跳，但仍是含怒地点他一指头道："准是又到老钟那儿去了。要误了听动静儿，看我不拧你的肉！你就疯吧！"

① 这一带人民对伪军的称呼。

张嘎子不言声，他笑眯眯地站起来，腿往炕上一跪，只一滚，就滚到老奶奶跟前去了。“奶奶，下回，我跟小猫似的，慢慢儿往里走，横是行了吧？”

老奶奶翻他一眼，故意忍住笑，不说话。

“嘿！奶奶！老钟叔敢情还没有娶媳妇呢，你快给他说一个吧，挑个俊的，啊！”

老奶奶忍不住，“喷儿”地乐了：“你呀，就会耍贫嘴！我可告诉你，刚才队伍上有信儿说，老钟要见好，叫他早点回去，鬼子又快清剿了。还说鬼子常在傍黑一下子包围村子，掏窝搜人。可你老是没事人儿似的。生是老钟把你惯坏了！”

张嘎子见奶奶已经消了气，一发把脑袋枕上她的腿去，仰交儿叼着她的大襟儿说：“奶奶，清剿他清剿去！老钟叔说，咱地区队[①]正找肥肉吃呢，来了不揍他个死的！”说着，他的眼倏忽一转：“哎，说起打仗来了，奶奶，你叫我跟了老钟叔去吧，也好叫我亲眼看看打仗啊！啊？奶奶！”

老奶奶仿佛没听见。她望望天气，日影已经西斜，便盘起针线，推开小嘎子的脑袋，轻轻地揉着两只老眼。好久，才轻松地叹一口气道：“唉，一天又快过去了。老天爷保佑……”她笑微微地瞅了小嘎子一眼，一边往炕下出溜，一边说：“你倒再说说，什么转转堆，砖砖堆……？”

二

老奶奶摸索着做后晌饭去了。一颗心总脱不开老钟叔的小

① 地区队，在“五一”扫荡之前，是相当于主力兵团与游击队之间的一种部队，通常活动在几个指定的县份之内。在主力外转后，它便接替了对敌武装斗争的主要任务。

嘎子，趁空又要溜……

老钟叔是地区队的侦察排长，名叫钟亮。因为腿上犯了关节炎，已经在老奶奶家住了五六天了。说是住在老奶奶家，其实不在一个院里。原来跟东邻隔着一道墙，还有个小杂院，里头三间正房，两间小南屋，靠西墙——就是跟老奶奶隔开的这道墙，还盘着个猪圈。那正房，本是韩家祠堂；小南屋呢，老年间是韩家长工们睡觉的地方，后来韩家一败落，长工们都辞退了，韩家的后辈就把它垒起窗户，盛了烂草。到如今十多年不住人了，满院子尽是野草藤蒿，荒得仿佛一座古庙。可自打"五一"扫荡起，这地方就又暗暗红火起来。凡是在老奶奶家落过脚的，都跟这儿的烂草就过伴儿。只为这地方偏僻背静，祠堂的大门又终年给一把铃铛大锁倒锁着，不论是敌人，还是一般群众，都没有对这儿生过疑心。一年多中，来往的人越来越多了，从不曾出过岔子。美中不足的是，这儿离淀水太近，水皮儿太浅，挖不得地洞，也就通不到村子中间的大地道去。然而，老钟养的是关节炎，喜欢干燥，也就不考虑地道那一层了；何况这地方本就是保险的呢！

这老钟本是个脾气随和，有小孩心性的人。虽然三十多岁了，可对唱小曲，破谜语，编快板，说笑话儿等等，都有兴致，英雄故事又多，住的日子也长，跟小嘎子搅在一起，真是情投意合，转眼就是撕不开扯不断的朋友了。

现在，小嘎子打北屋出来，直奔了东墙根去，在那里，一排儿戳着十几个苇个子，好像贴墙立着的一扇大屏风。他走上前去，把第三个苇子轻轻挪开，一侧身，就从缝儿里钻进去了。然后又回身把苇个子原封摆好，猫着腰，在那苇与墙之间的小夹道中往前摸，不两步，就摸着一个三尺来高的窟窿。钻过窟窿，再拨开一堆豆秸，恰好就是东院猪圈的炕上了。小嘎子喜滋滋

地吐吐小舌头，跳出猪圈，轻悄悄去推南屋那块独扇的小门儿。

小门推开了，屋子里一片昏黑，只从窗户上的坯缝儿里漏进几道光来。老钟叔正坐在烂草上，“凿壁偷光”似地就着一道亮儿在弄一件什么东西。小嘎子近前一看，乐得跳起高儿来了。原来老钟叔削成了一把木头手枪。

“哎呀呀，叫我可怎么谢你呢?!”小嘎子趴在老钟叔膀扇子上，一边摇晃着，伸手把“枪”抢了过来。啊，削得多么精巧呀!不只弹槽、护圈、枪柄削得毫厘不差，惟妙惟肖，单看那“枪筒”，竟是用一个铜子弹壳改成的，金光灿灿地装在上面，衬着柄儿上的片片鱼鳞，简直就是小巧玲珑的“张嘴灯”[①]，装上子弹能打得响哩。小嘎子咂着小嘴儿，像眼珠子一样捧在手里，喜得脸都红了起来。

“你当着这是给你的吗?”老钟叔故意慢吞吞地逗他说。

“不给我给谁?”

“给呀——给一个勇敢、聪明、坚决抗日的小英雄!”

“他是谁?他在哪儿?”

“你猜。”

小嘎子两个眼珠子骨碌一转，叫一声：“猜着啦!——就是我!”说着，他做个拉栓的姿势，闭上左眼，朝着坯缝儿一瞄，喊道：“狗汉奸!哪厢逃走!——啪!”

“嘘——街上都听见了!”老钟叔连忙指指窗外，止住他，可一股柔和的笑纹纹，却从心底涌上脸来。“好，送你就送你吧。可你要当得起勇敢、坚决的小英雄啊!”

“那是当然!”小嘎子把“手枪”往腰里一别，挺起小胸脯，“一二一，一二一!”满屋子开起正步来，刚刚转得两圈，却忽地朝前

① 当时常用的一种手枪，因样子漂亮，很受人喜爱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一扑，搂住老钟的脖子说，“哎，老钟叔，我想跟你当个侦察员去，要我不？”

老钟把大手扣在他头顶上，黑蓬蓬的胡茬儿一张，笑了笑，一股老侦察员的自豪感，把他激动了：“小嘎子，你也想当侦察员啦？”他亲昵地把他的头抚摸了两圈，“好嘎子，侦察员人人都能当，不过，要经得住一定的考验和锻炼。要知道，侦察员不光得勇敢、机智、灵活，他还得遇事沉着，什么叫沉着呢？就是，比方说，天忽隆一下塌下来了，不兴来眨眯眼的！”

“啊！那怎么就能沉着了呢？”

“这，一句话，得有革命到底的铁心一颗！”老钟激昂起来了，从坯缝里望了望天色，把盒子枪和两颗手榴弹都摘下身，拉开架子说，“好，你要真想干我们这一行，我就再讲个故事你听听。”

小嘎子正求之不得哩，连忙收起“手枪”，一曲腿跪坐在他的对面，凝起神来。

“有一回，”老钟开始了，“一个党员同志，住在一家堡垒户[①]养伤。那天，他正跟一个人说话——就跟咱俩这样似的，猛古丁‘啪！啪！’响了两枪……”

“啪！啪！”就跟勾了鬼来似的，村外真的响了两枪。

老钟嗯地往起一立，轻脆脆一声细响，盒子枪的大机头张开了。那两眼刷刷一转，一霎间，他的迟重神态一扫而光，一副英武机警的气概，焕现在面目眉宇之间。“啪，啪，啪……”村外又响了几枪，随后是马蹄震地和喝人站住的声音。老钟一望小嘎子，拾起手榴弹，轻轻地慢声说：

“这回，敌人来得可不善啊！……”

① 抗日战争时期对家有地洞的基本群众的称呼。

三

从县城来的敌人，黄昏时分，突然包围了鬼不灵。

两声枪响之后，“白脖”当先，鬼子断后，咋咋呼呼冲进街来。一部分先上房堵了街口，一部分闯进“公所”，捉拿办公的。其余的分成零星小股，穿门进户，一阵子混抢混搜。狗在他们后面汪汪地叫，鸡在他们前头扑棱棱飞，全村大男小女，一时全蜷缩在屋角里，屏住气息，静候着灾难临头……

“当！当当！”两个“白脖”在砸韩家祠堂的铃铛大锁。

老钟忽地打开小独扇门，想跳到西院去。然而老奶奶房上正有两个鬼子，手搭凉棚，朝四处张望，原来敌人“压顶”了。他把头一缩，抄起半截檩条，把小门又顶个结实，眼珠子就一连转了好几圈。这时，他看见小嘎子有一阵战栗通过了全身。

“嘎子，”他说，“沉住气，别乱动！我叫你怎么就怎么！不要紧，别害怕……”

“哗啷”一声，大门的锁砸断了，“通通”的脚步声随即逼近了来。

“嘎子，他们进来，你敢不敢拿这个搂他们？”老钟攥着刚才用来削“枪”的短把镰，比试着问。

“敢！”小嘎子伸手把镰接了过去。

“好样儿的！”老钟夸他，“来，把住门儿！”他们叉开腿，一左一右，把在门背后。

“通通通……”门缝里闪过两个人影。老钟把背贴着墙，摆手叫小嘎子闪开亮儿。他刚刚也把背贴在墙上，就有人推门了。

“嗨！里头顶着哪，有人！”“哗啦啦”外头一片枪栓响，紧跟着一声大吼：“里头的八路，出来！”

小嘎子打了个寒噤，急看老钟，却见他握着枪，闭着嘴，钢打铁铸似的纹丝儿不动。他心里叫一声“行！”胆子不觉一壮，便也学着样儿，鼓着劲，一丝儿不动。

“出来！”“镗”的又是一脚，恰像踢在耳根台子上，屋顶上的土刷地落了一头一脸。可是，老钟叔只眨一眨眼，把睫毛上的灰尘抖掉，仍然纹丝儿没动。

“真棒！”小嘎子心里又叫一声，胆子越壮起来，把嘴一闭，也纹丝儿不动。

忽然，门缝里一暗，有颗圆咚咚的东西在那里晃了两晃，很明显，“白脖”在扒着门缝儿往里瞧呢。只见老钟叔舒出腕子，把枪口朝门缝瞄过去。瞧！只要那二拇指头一动，门外那颗脑袋就要碎了。可是，他却忽地停住手，把枪收了回来。显然，他又变了主意，要看看下一步怎么个走哩。

“哈哈！”门缝里一声怪叫，“我看见你啦！别装蒜，快给我滚出来！——我开枪啦！”

小嘎子的脸发白了。他的脚动了动，要往后抽。却见老钟两只大眼一忽闪，梗着脖子把头重重一点。小嘎子明白，这是不让动。便赶忙一镇定，稳住了脚。可脑门上却津津地鼓起几粒汗珠来。

“白脖”们果然是诈，两句过后，忽然又没了动静。可是，气还未喘，窗户那边咚咚几响，“哗啦啦”掉下来几块坯。“白脖”们要从那儿掏窟窿了。老钟一见，立即轻悄悄沿墙根蹭将过去。刚刚到得窗口，嚓的一道寒光，一把刺刀差点没戳在他天灵盖上。可老钟大气儿不出，方寸不乱，眼睛里明光灼灼，就像正待捕鼠的猫儿；那副沉稳气概，又像一座黑石山。

小嘎子的精神更抖擞了。手里更攥紧短把镰，目不转睛地盯住门缝儿。现在，他感到是他独自一个在守卫这扇小门了，一

股责任重大的豪迈感，陡地升上心头。他觉得，倘或“白脖”真敢把脑袋伸进来，他就会像割草一样把脑袋给他搂掉！

屋里全无动静，到底使“白脖”们疑心起来了。只听一个说：“到底有没有人哪？”

另一个说：“他妈的，我上窗户上再去看看。”

“别！叫里头给你一家伙！万一是个地道口呢？”

一听见“地道口”三字，另一个立刻发了毛：“那，可也是！要叫土八路把咱拉进地道去，可不上算！趁早再叫两个人来吧，还许有地雷呢！”

“秃擦秃擦”，叫自己的想头吓怕了的两个家伙，真个相随着跑掉了。老钟从窗口往外一望，院里确乎没了人。再看看房上，鬼子也不见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说声：“跟我来！”把檩条一抽，打开门，拉着小嘎子，几步就窜进猪圈，随即把豆秸子一拨，从那个三尺高的窟窿钻过了墙。然而，老钟猛地吸了一口气，一下伏在苇个子底下了；西院里正有一种什么声音传来。小嘎子仄耳一听，可不是，北屋里“咕噜咕噜”的，是鬼子问话的声音。只听老奶奶大声说：“你的话我不懂。我是个穷老婆子，要什么没什么……”接着是“稀里哗啦”一片乱响，混杂着嘿嘿嘟嘟的威吓……

老钟红着两眼，正在想法儿，祠堂那边人声嚷嚷，又进去了一大群敌人。很明显，苇个子后头这条小夹道，绝不是久留之地，马上就会给敌人搜出来的。老钟咬咬牙，趁院里无人，顺着小夹道往南爬去。南头，就是院子的东南角，栽着棵小枣树。老钟站起身，借枝叶影着，先向栅栏门外看去。啊，苇塘附近并没有敌人。估一估距离，也就是十多秒钟的路程。然而，北屋里有鬼子，院子没法儿通过，再转头看东院，小南屋早去了四五个“白脖”，院里还有三四个，都端着刺刀，乍着胆子，踮了脚尖走路，把砖头也当成了地雷。

老钟忙招招手，小嘎子便也爬过来。奇怪，这当口他竟然龇开小虎牙，嘻地笑了一下，像是正玩着恶作剧似的。老钟把他一拉，小声说："嘎子，这地方不能长待。听我说，我把这两个手榴弹摔到东院去，一响，北屋的鬼子必然往外跑。等他们跑光了，你看见了吧？"老钟指着村边上那片苇塘，"咱们就赶紧往那儿钻。不过，得我先跑，若是没出事儿，你再跑。啊？"

张嘎子咬着嘴唇，眼珠儿骨碌碌打了俩滚儿："老钟叔，还是我头里跑吧，我是小孩儿，就给逮住了也不要紧！"

"不，你不知道，鬼子们的心可黑呢！"

"那——"

"别说了，就这么办！"老钟断然地下了命令，且把手榴弹弦套上了手指，"记着，看我没有事时，你再跑！"说罢，嗖嗖两声，手榴弹隔墙飞去。他两个一蹲身，又退回小夹道里了。

"轰！轰！"东院里烟尘爆起，土块"刷啦啦"直落到苇子上来，登时是一片跌撞奔窜和嘶叫哀嚎的声音。果像老钟所计算的：北屋里三个鬼子呱哒呱哒一阵乱跑，直窜出栅栏门去了。老钟叔不敢怠慢，眼神朝小嘎子一溜，"噌"地蹿了出去。在栅栏门后略一瞭望，嗖嗖地带起一阵风，眨眼之间，已没入了苇塘。小嘎子影在栅栏门后，两边一瞧，咦，果然没有人发觉，撒丫子往外就蹿。可是，刚刚跨出门口，就听见一声断喝：

"站住！"

小嘎子一回头，了不得了！有两个"白脖"打街口拐了出来，后头还跟着三四个。小嘎子不能跑了；再跑，就会把敌人朝老钟引了去。怎么办？他心头一动，翻个身奔了"白脖"们跑去，一面急惶惶地喊：

"老总老总，那边响了俩地雷！"

那几个小子立刻炸散了团儿，吃惊道："地雷，在哪儿？"

“那边，祠堂里头。”小嘎子指着说。

“走！领我们看看去！”那个长着“珊瑚镶边”一对烂眼的小子，拿枪一杵，喝他头前带路。小嘎子正巴不得把他们引开，忙领他们奔了韩家祠堂。真是机会凑巧，刚刚走到门口，就见从里头抬出两个血淋淋的“白脖”来。烂眼的小子就问：“是地雷炸的吗？”回答却说：“什么地雷呀，从西院投来的手榴弹！”说着，另一股敌人直朝老奶奶的院子圈上去。那个“红眼儿”把烂眼一翻，瞪着眼珠子吆喝说：

“啊哈！手榴弹嘛你说是地雷！瞧你贼诡溜滑的这样儿，八成是你扔的吧？”

小嘎子一挺脖梗儿，也瞪圆一对小眼睛说：

“我才没有扔呢！我光听见轰啊轰的乱响，谁知道是地雷还是手榴弹哪！”

“哎！你他妈还挺硬啊！”又一个“白脖”喝叫，“天生他妈的小八路，把他看起来！”

“走！”那个“红眼儿”捣他一枪把，赶他上韩家大院。

这韩家大院原是“村公所”所在地，坐落在大街路南的大圆楦门里。敌人每次来，都把指挥部安在这儿。“保甲长”和“联络员”们也就在这儿支应。当小嘎子被押进来的时候，里头鬼子“白脖”们拥了一大群，有的在葡萄架下喝酒，有的围着八仙桌子点钱，有的在打人，有的在宰鸡……“保甲长”急急忙忙，上菜烫酒，里外穿梭。小嘎子刚进得二门，就听村西“劈劈啪啪”一阵子乱枪，听声音，就在苇塘附近。他心里不觉一翻，“机愣愣”打了个寒战。可是，那“红眼儿”把他盯得很紧，动弹不得，只好悄然坐在台阶上，伸手把墙根里一只大黄狗——就是韩家那只名叫“小虎”的看家狗——引到跟前，替它顺理毛儿；一面频频地偷眼溜着门外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